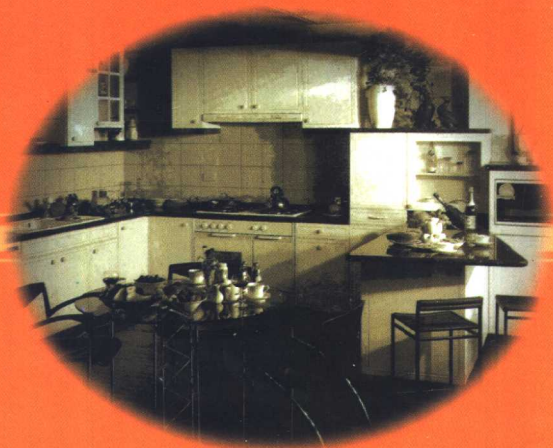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日本文学海燕新人文学奖获奖佳作 ●

日本文学
四色空间



厨房

〔日本〕吉本芭娜娜 著
鲁 平 译

■ “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是厨房。
当悲伤达到饱和，连泪水都干枯的时刻。
追求成长，挑战险境，这个女孩灵魂深处的体验。”



漓江出版社

● 日本当代人气最

小说 ●

厨房

〔日本〕吉本芭娜娜 著
鲁 平 译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厨房/(日)吉本芭娜娜著;鲁平译.桂林:漓江出版社,
2001.1

ISBN 7-5407-4423-5

I.厨… II.①吉… ②鲁… III.长篇小说-日本
-现代 IV.1816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62654号

桂图登字:18-2000-120号

厨 房

[日本]吉本芭娜娜著

鲁平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 字数 215 千字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407-4423-5/I·767

定价:17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日
本
文
学
四
色
空
间

无限驰骋

在四色

想象空间

没有国界的小说新时空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|-----|
| ● 厨 房 | 1 |
| ● 满 月 | 49 |
| ● 月 影 | 121 |

附录: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● 新婚者 | 171 |
| ● 蜥 蜴 | 187 |
| ● 螺 旋 | 215 |
| ● 泡菜梦 | 229 |
| ● 血与水 | 251 |
| ● 大川端奇谈 | 273 |

AB220/101

厨房





在这世界上，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是厨房。

不管它在哪里、长得什么样子，只要是厨房，是制作食物的地方，我就会觉得很舒服。它最好是设施齐全，而且被使用得很彻底。那里有好多洁净的抹布，白色的瓷砖闪闪发亮。

即使是脏兮兮的厨房，我照样喜欢得要命。

地板上到处散落着果皮菜渣，拖鞋底乌漆麻黑，

这些我都不在乎；只要它够宽敞就好。我爱靠在巨大高耸的冰箱银色箱门上，冰箱里面塞满了似乎可以轻易度过一整个冬天的各色食品。常常我从沾了一层油渍的煤气灶或生锈的菜刀上突然抬起头来，窗外星光寂然。

这个家如今只剩下我，以及厨房；想想总比只有我自己一个来得好些。

每当我累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，我常会出神想道：如果死期来临，我希望在厨房呼出最后一口气。不管那里是一片孤寂寒冷，或是有人陪伴而且温暖，我都将无惧地凝视死亡；只要是在厨房就好。

在被田边一家收留之前好一阵子，我每天都睡在厨房。

由于不管哪个房间我都睡不安稳，于是不断变换地方；一天破晓时分我发现只有在冰箱旁边睡得最甜。

我叫樱井御影（Sakurai Mikage），爸爸和妈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相继过世，我从小是由祖父母带大的。刚升上中学不久，祖父又过世了，以后一直和祖母相依为命。

前些天连祖母也走了，这特别令我感到惊讶不已。

血浓于水的家人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个消

失，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一个人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，眼前的一切仿佛变得很不真实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房子里，时间流转如常，然而却只有我还活着。

简直像科幻世界一样：幽暗的宇宙深渊。

葬礼已经过了三天，但我整个人仍旧虚脱般了无生气。

当悲伤达到饱和，连泪水都干枯的时刻，轻微的睡意浸透全身，我在兀自发亮的厨房里铺上垫被，然后像莱纳斯^①一样紧紧裹着毛毯睡去。冰箱马达声才使我不感到全然的孤单，我知道我可以在那里安度长夜，迎接黎明。

只想在星空下入睡。

在曙色中醒来。

此外一切都无所谓。

① Linus 或做 Linos (利诺斯)，其语源可能来自古代希腊祭仪软歌中的呐喊“alinos”。莱纳斯是传说中早夭的美少年，有两种传承，一种说他是阿波罗和普萨玛特公主之子，出生后被母亲抛弃，由牧羊人养大，却被恶犬撕碎而亡；他也象征植物的枯萎。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司文艺女神乌拉妮亚之子，因为胆敢跟阿波罗比赛音乐而被阿波罗杀死。后期的神话中他是一位智者，曾教披着狮皮的著名英雄赫拉喀勒斯弹琴，有一次他想惩罚赫拉喀勒斯，反被赫拉喀勒斯用琴击毙。

嘿，根本不可能一直就这样过下去！现实毕竟严酷。

虽说祖母留下些钱，但一个人住那样的房子未免太大，也太贵；我必须另外找个房子。

没办法就去买了租房情报杂志来翻，那么多样子长得一模一样的房子教我看得头晕目眩。搬家也很麻烦，而且需要气力。

我精神很差，每天每夜在厨房席地而卧，弄得全身这里痛那里痛的；何况我慵懒成性，而脑海中却不断浮现种种无法避免的景象：看房子、搬东西、迁电话…

麻烦的事越想越多，到最后干脆绝望地放弃，继续躺着什么也不做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奇迹的使者翩然降临。我到现在都清楚记得那天的下午。

有点阴沉的春日午后。租屋情报看到都要倒胃口了，心想既然早晚要搬，于是百无聊赖地边瞄边拿起绳子捆包旧杂志。

门铃突然响起。

我顾不得身上穿的是睡衣，赶忙走过去把锁栓拉开，也没想太多就开了门（还好不是强盗）。门口站着田边雄一。

“啊，那天谢谢你的帮忙。”我说。

祖母的葬礼上他出了不少力，是个比我小一岁的优秀青年。问他时才知道我们读同一所大学；不过现在我暂时休学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说：“住的地方已经看好了吗？”

“哪有啊？”我笑着说。

“不出所料。”

“进来喝杯茶吧？”

“不客气了，我有急事要办，正好路过，”他也笑着说：“顺便来传个话。我和我妈商量了一下，想问你要不要暂时来我家住一阵子？”

“啊？”我有些意外。

“总之今天晚上七点左右到我们家坐坐，这是地图。”

“哦。”我一时没什么主张就接了过来。

“那就这样了。我和妈妈都很期盼御影小姐的到来。”他笑道。

他的笑容是那样爽朗，让我觉得站在门口的他眼瞳一下子变得很近；多少也是因为突然他叫了我的名字，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

“……嗯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去的。”

说得难听点，我是有些争不择路啦。然而他的态度如此诚恳，教我全然地相信了他。在一片黑暗中，

就像每次头晕的时候一样，眼前突然出现一条路，发着白光的路，让我不由自主的向他表示首肯。

他笑着跟我道别后离去。

直到祖母的葬礼之前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出殡当天，意外地来了个田边雄一，当时我还以为他是祖母的亲属呢。上香的时候，他闭着哭肿了的眼睛，两手颤抖；抬头一看祖母遗像，泪水又止不住流了满脸。

我瞧见他那哀伤难抑的模样，不禁感到自己对祖母的爱似乎没有他多。

接着他边拿手帕擦眼泪边对我说：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尽管吩咐。”

后来，他真的帮了很多忙。

田边雄一。

由于心情混乱的关系，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想起祖母什么时候对我提起过这个名字。

他曾经在祖母日常光顾的花店打工。记得祖母常提起，有一个男孩挺乖巧的，“田边君他呀，今天又是啊……”如何如何等等。祖母爱花，厨房里永远插着各式鲜花，每个礼拜要跑两次花店。对了，有一次他捧着一个大花盆跟在祖母后面回来。

他是个长手长脚、五官端正的年轻人。我对他

的背景一概不知，不过常看到他在花店非常专注而热诚工作的模样。和他稍稍有几分交情后，印象里的他还是脱离不了“冷淡”这两个字。不管他的动作、语气有多亲切，都让我想到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。我对他真的所知有限。

入夜后有雨。暖暖的小雨轻轻笼罩整个城镇的春夜，我拿着地图出门。

田边他们家和我住的地方正好隔着中央公园遥遥相望。穿过公园的时候，我几乎被夜晚植物的气息给呛到。潮湿的小路泛着虹光，沙沙、沙沙都是我的脚步声。

老实说，我是因为人家提出邀请了才会去他们家，其他根本没有任何念头。

抬头看着耸立前方的公寓大厦，觉得他们所住的十楼好高，想来夜景应该不错。

走出电梯，在走廊上我尽量放轻脚步，然后按了他们家的门铃。雄一立刻就开了门说：“欢迎光临。”

我说“打搅了”，即走进去，眼前是一间很有趣的房子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和厨房连在一起的起居室，里面摆着一张巨大沙发。背后就是宽敞的厨房放置碗盘的橱柜，此外既没有桌子，也没铺上地毯；就那么一张沙发。很棒的沙发：浅黄色的棉质椅套，广告

片上常看到，可以让全家人一排坐下来看电视，旁边还趴着一条日本人不可能养的大狗。

看得见阳台的落地窗前面，仿佛热带丛林般摆满了种在陶缸或花盆里的各式植物。注意一瞧，整个家里简直花海泛滥：无处不是插满当季鲜花的花瓶。

“我妈说她快要从小店回来，喜欢的话到处走走看看吧，要不要我帮你向导？对了，你都是依据什么判断的？”雄一泡着茶问道。

“判断什么？”我在那张柔软舒适的沙发上坐下。

“判断住在里面的人的喜好啊。不是常常有人说看了厕所就知道了吗？”

他是一个讲话时平心静气而且带着微笑的人。

我说：“厨房。”

他听了就说：“那就是这里啦，你就慢慢看吧。”

他泡他的茶，我走到他背后，仔细浏览厨房的一切。

我注意到榉木地板上铺着的教人喜欢的垫子，还有雄一脚上质地良好的拖鞋——必要最低限度的常用厨房用品并排挂得整整齐齐。和我家一样，也有银石牌平底煎锅和德国制削皮器。连慵懒出名的祖母也用得很得心应手。

在小小的日光灯照射下，安静等待出场的餐具，发亮的玻璃杯。虽然没有成套成组，却不可思议地全

都很有格调。为盛特定食物用的……比方陶碗，焗烤瓷器，巨大的盘子，有盖的大啤酒杯等等，都教人看了很顺眼。小小的冰箱也是，征求雄一同意后打开一看，里面的东西秩序井然，没有一样是随便放的。

我整个看了一遍，边看边点头：非常不错的厨房。我第一眼就喜欢上它了。

我绕回沙发坐下，热茶已经泡好。

每当我第一次拜访别人家里，并且和不太熟的人面对面，总会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天涯孤独之感。

雨中的夜景溶入黑暗，落地窗中映着我的身影。

世上已经没有我的亲人，不管我想去哪里、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一种豪迈之情也油然而生。

世界这样宽广，而天地如此漆黑，这种无比的吸引力和无边的寂寥，我到最近才深有感触。我想，之前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这世界的。

“为什么要我搬过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想你的处境一定很不好过。”他稍稍眯着眼睛亲切说道：“你祖母以前真的对我很好，另外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家空荡得很；何况，你也不会继续长住那边吧？”

“嗯，现在由于房地产管理公司那边的体谅暂时可以不急着搬。”

“所以，你就不要客气吧。”他理所当然地说道。

他那不会过分亲切也不显得冷淡的态度，反而让这时的我特别感到温馨，全身一阵激动几乎要哭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咔嚓一声打开，一个大美女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。

我讶异地把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她应该已经有些年纪了，却是无可置疑地漂亮。看她那一身异乎常人的穿着和打扮，我立刻了解到她是从事夜生活的人。

“这就是樱井御影小姐喔。”雄一把我介绍给她。

她喘着气因此声音稍低，“你好，”带着微笑，她说：“我是雄一的妈，我叫惠理子（Eriko）。”

这样一个人会是他的妈妈？我惊诧不已目不转睛地瞪着她看。披肩的秀发，细长的丹凤眼中发出深沉的光焰，轮廓优美的双唇，高挺的鼻梁——以及这一切所酝酿出来的一种饱含生命力的灼灼光芒——简直不像人类。从没见过这样的人。

我几乎是失态地盯着她，勉强回她一个微笑，说：“你好。”

“明天起就请多多指教啦。”她亲切地对我说，又转头对雄一道：“抱歉，雄一，我根本分不开身；我现在可是抽空回来的。早上的话我就会有时间了，你请御影小姐住下来吧。”她匆匆交代着，一面提着红色的长裙摆往玄关走去。